

WUYU WUFENG CHUNYIGUI
BAOREN DUSHI ZHAJI SIJI



——
报人读史札记四集

田东江◎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南方日报人才基金支持出版

无雨无风春亦归
——报人读史札记四集

田东江 著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雨无风春亦归:报人读史札记之四/田东江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09619-5

I. ①无… II. ①田… III. ①史评—中国—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932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无雨无风春亦归

——报人读史札记四集

田东江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619-5

2013年3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½

定价: 39.80 元

序

在大学里开《史学概论》课，讲到历史与当代的关系时，常常会引用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书中的一段话，来讨论“有关过去的知识”与“对现在的体验”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情和事件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从而，当我们体验现在的时候，会参照我们未曾体验的事件和事物。相应于我们能够加以追溯的不同的过去，我们对现在有不同的体验。于是，从今我推演故我就有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现在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有人会说是歪曲——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也因为过去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或歪曲我们对现在的体验。

我想用康纳顿的说法来提醒学生，在历史记忆与对现实理解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动态的多层次的互动关系。如果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不仅仅是指生活在当代的史学家，在描述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必定受到其时代的影响，从而使历史具有了克罗齐所讲的“当代性”，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过去的知识，历史记忆在“当代性”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比一般人的想象大许多。也就是说，人们的历史记忆，受到其对“当代”理解的影响，而其对“当代”的理解，又受制于其对历史的记忆，这是一个具有内在和谐性但却难以用理性语言确切表达的复杂的动态过程。我也常常提醒学生，在这样的过程中，知识精英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形塑并保留其历史记忆的工作，对后起的研究者来说，具有特别值得注意的价值。

当初讲课的时候，还以为这一类的看法，主要应属于我们这些“历史佬”才会有的“切身体验”。但后来拜读田东江的三集“报人读史札记”（《意外或偶然》、《历史如此年轻》和《青山依旧》），才发觉到，

对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来说，熟读史书，兼具史才和史识，将日常工作所形成的“对现在的体验”与属于个人修养的“有关过去的知识”连接起来，所表达的洞见，也同样是别开生面，发人深省。新闻界前辈范以锦先生为《青山依旧》作序，这样评价东江的文字：

其文章鲜明的主体意识，使作者不是“看三国落泪，为古人担忧”，也不是“发思古之幽情”，所体现的是满腔热血的当代知识分子所理应体现的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对范先生的看法，我是深以为然的。

保罗·康纳顿讨论社会记忆的功能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他认为，“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这样的见识，大概也可归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读史使人明智”之类的道理。我觉得，如果读者不能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东江一系列“报人读史”文章的深意，不能透过一个新闻工作者敏锐的感觉和犀利的文字，去体验其背后蕴含着的仁厚用心与包容思想，那确实是令人遗憾的，也就辜负了作者的一份良苦用心。可惜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误读好作品仍然属于普遍现象。

从史学工作者的角度看来，“报人读史”可以归入知识精英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塑造并保留其历史记忆一类的工作。过去 30 余年间，我们所经历和体验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学术领域的巨大变化，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亲历这样的历史，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研究者来说，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新闻工作者身处这样的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时期，其具有历史深度的文字自然也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东江以报人身份读史，从古代史家的记载中，寻求观察当代社会的灵感与智慧，殊不知，他对自己当下思想的记录，不经意间，已经成为后辈史家思想的材料。

我与东江认识多年，本书《杭州西湖》一文提到 2011 年游览杭州西湖事，国庆长假最后一天“与一千学界友人海阔天空”，我即忝列那

“一千学界友人”之间。也就是那次同游西湖，东江谈到他正在编辑“报人读史札记”第四集，要求我在书前写几个字。回穗一年后，接到这部《无雨无风春亦归》的书稿，看到他 2010 年和 2011 年两年之间所写的 119 篇思想性和知识性俱佳的作品，用功之勤，用力之深，真的令人不胜钦佩。我相信，不管对学者还是公众，这都是一部开卷有益的作品。

是为序。

陈春声

2013 年 1 月 20 日

于广州康乐园马岗松涛中

目 录

骂/1	讲史/53
“故里”之争/3	官场送迎/55
屠夫/6	“神医”/58
照镜子/8	抄写/60
“曹操墓”/11	政坛诗词/63
无雨无风春亦归/13	《长恨歌》/65
虎/15	桃花源/67
送穷/18	雅号/70
官场称谓/20	小蛮腰/72
秘书/22	眼泪/74
年龄门/25	鸟语/77
说一丈不如行一尺/27	焚作品/79
朝三暮四/29	毁庄稼/81
极度夸张/32	美女/84
强拆/34	修史/86
作序/36	修史(续)/88
放屁/39	相术/91
与其更于后,曷若慎于初/41	人事/93
饮茶/43	强盗/95
梁山泊/46	跳槽/98
赢得猫儿卖了牛/48	官帽子/100
酷吏/51	中秋月/102

只叉双手揖三公/105	高考移民·户贯/170
利玛窦/107	盐/172
数字游戏/109	搔痒/175
重阳/111	赏花/177
长寿/114	誉人过实/180
我爸是……/116	岭南佳果/182
作序(续)/118	非典,牛顿,冰壶/185
东倒西欹/121	恐怖分子/187
日记/123	七星岩/189
段子/125	端砚/192
一鸟不鸣山更幽/128	“撼”事/194
乡饮酒礼/130	冠名/196
打×/132	官德/199
王朝云/135	撒尿/201
官冗/137	指头作画/204
单个汉字/139	立碑/206
删书/142	钓鳌/209
亲亲容隐/144	隐身/211
赵氏孤儿/146	速成/214
晒收入/149	强拆(续)/216
文章大抵多相犯/151	忍/218
兔子/154	不怒/221
人日/156	雷公/223
愁/158	艳照·狎妓/226
有来头/161	葛亮,马迁,方朔/228
值夜班/163	醋/230
狐狸/165	书房/233
本命年/168	序齿/235

穷怕了? /237	一睡 N 年/263
盐(续)/240	媚官/266
昼寝/242	吝啬鬼/268
题壁/245	家讳/271
杭州西湖/247	穿越/273
尊高年/249	阎罗王/275
恶其名/252	冬至/278
艳照·狎妓(续)/254	金×/280
脊梁/256	
小孝子/259	后记/283
牙疼/261	

骂

在媒体总结的去年雷人雷语中，有一则是12月23日上海音乐台主持人晓君收到一名听众短信后的回应。该听众在短信中写道：“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晓君先生于是给他出了个主意：“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以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讨厌的人的周围。”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听得出，这是对该听众的一种辱骂，比左宗棠式的“王八蛋，滚出去”文雅一些，婉转一些，甚至有文化一些，仅此而已。

骂人，是用语言来侮辱别人。任何语言及方言中恐怕都有骂人的粗话脏话，应该也都有“族骂”或“国骂”吧。这两年，咱们的国骂动辄在绿茵场上公开响起。日本也有国骂，就是我们熟知的“八嘎牙路”。有人考证说，用日本汉字写出来，这几个字是“马鹿野郎”。而“马鹿”即“八嘎”，还是从我们“指鹿为马”的典故而来，他们把连马和鹿都分不清的人叫做“马鹿”。“野郎”即“牙路”，本意是村夫，用来比喻粗俗、没有教养。这么一看，他们国骂的渊源似乎在我们这里。

《世说新语》载，张吴兴八岁，“亏齿”，有人故意逗他：“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小孩子应声而答：“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幼学琼林》之“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正从此来。开狗窦，尚有戏谑的成分，小家伙的回敬就是开骂的意味了。叶挺将军有名句曰“人的躯体怎能从狗的洞子里爬出”，揭示的就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虞并甫丞相仕尚未发达时，尝调官临安，“携所注《新唐书》以干秦丞相”，准备走秦桧的门路。谁知著作给同船来的一个家伙偷去了，并且先下手为强，径自拿去当成了自己的。虞并甫知道后没说什么，好在成果不是这一本，“乃更以他书为贄”。那个偷书的毕竟做贼心虚，“疑并甫必怨己”，又来了个恶人先告状，“遇士大夫辄诋之”。

虞井甫“还知渠州，过夔，沈守约丞相为帅”。可能是试探吧，沈守约向他打听与之同舟那位的为人，谁知“井甫称其美”。沈守约“屡诘之，井甫不变”。沈守约说：“是人毁君不容口，君毋为过情。”这时虞井甫说真话了：“渠所长甚多，但差好骂耳！”虞井甫的表现，或可认为涵养到家，或亦可认为不如小孩子来得率直。

《荑楚斋续笔》里有一则“某部官吏愤慨语”，说宣统辛亥以来，“升沉者不一，高者入九天，低者入九渊”。“入九天”的，欢喜不及；“入九渊”却又不肯忍气吞声的，自然要义愤形于言表。有个“入九渊”的正是这样，“挈其妻，弹唱于十刹海附近一带。张一旗”，上面写着三行字：“天下有道，我鬬子佩。天下无道，我负子戴。天下混帐，我弹子唱。”有人说，这人虽“愤而为此，实亦至言也”。不过他的开骂，泄愤是前提，跟今日若干高官“退休后”才指摘时弊的所谓“直言”差不多。《清稗类钞》之“李疯子骂人”，说的则是民间人士。光绪年间，“京师有妇人李氏者，年六十许”，好骂人，大家都叫她李疯子。她每天清晨，“提一篮游于市，且行且骂，朝政民俗一一指陈，无稍讳。群儿辄尾之”。把她抓起来也没用，曾经“致之狱，挞之不惧，久乃释之”。这个人很怪，“遇冠盖于途，声益高”，越看到当官的，骂得越厉害；而“人人家则又和颜款接，不类有疾者”。显然，这位李疯子心里明白得很。

清朝学者王士禛非常钦佩严羽严沧浪，说他特拈“妙悟”二字论诗，及所云“不涉理路，不落言诠”，又“镜中之象，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云云，皆发前人未发之覆。“而常熟冯班诋之不遗余力，如周兴、来俊臣之流，文致士大夫，锻炼罗织，无所不至”，王很奇怪“风雅中乃有此《罗织经》也”。他说：“昔胡元瑞作《正杨》，识者非之。近吴旻修龄作《正钱》，余在京师亦尝面规之。若冯君雌黄之口，又甚于胡、吴辈矣。此等谬论，为害于诗教非小，明眼人自当辨之。至敢冒沧浪为‘一窍不通，一字不识’，则尤似醉人骂坐，闻之唯掩耳走避而已。”汪容甫也是这样，“好骂当代盛名之人，聆之者辄掩耳疾走”，跟今天的宋祖德先生差不多。人家劝汪容甫不要骂了，

他说，你以为我喜欢骂人吗：“人得吾骂，亦大难。”他举了方苞、袁枚为例说，像他们两位，“吾岂屑骂之哉！”倘渔洋山人听闻，不知又要作何感慨了。

当年，陈琳在袁绍阵营的时候，檄文痛骂曹操，反而得到了曹操的赏识。陈氏风骨自然无从谈起，但如吕留良所说：“夫骂焉而当，则曰惩曰戒；骂苟不当，则曰悖曰乱。”陈琳正有“骂焉而当”的成分，而上海的这位主持则如泼妇骂街，骂了别人，也伤了自己，被群起而攻之，实乃自然。电台应该算是个“窗口”单位，折射着一个城市的文明形象。上海电台的事件表明，他们的“窗口”已经蒙上了灰尘，该好好擦擦了。

（2010年1月5日）

“故里”之争

1989年9月，我在研究生入学之前忽然接到学校通知，要么立即找个单位工作，保留学籍；要么立即到基层去一年，好像叫劳动锻炼、体验国情之类。这样，我去了广东封开县，在一个镇里每天晃晃荡荡。这么说，是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可做，镇里发了一辆旧自行车，你愿意去哪就去哪，到外镇、外县（时中山大学“下去”²⁶人，分别在隶属肇庆市的封开、广宁、怀集三县）去找同学玩儿也无所谓。我在那时读了些书，有自己带去的，也有在当地寻觅的。镇里惟一的、很有些破烂的小书店，居然有上海古籍版的《诗经》、《孟子》，镇政府的柜子里居然放着一套清代编纂的线装《封川县志》和《开建县志》，都比较出乎我的意料。

所以回忆起这段往事，源于当下全国各地的历史名人“故里”之争。概因封开那里也有个历史名人——两广第一个状元莫宣卿。那还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的事，可惜莫宣卿在台州别驾的赴任途中就死了，没留下什么事迹，诗作仅存三首半，名字也就没那么彰显。封开县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封川、开建两县合并而来，各取首字而成封

开。莫宣卿的故里恰在两县分治时的交界处，也因为咱们喜欢频繁变更区划吧，于是《封川县志》说莫宣卿是他们的，而《开建县志》则说是他们的。这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合并算是歪打正着地解决了，而当下弥漫全国的、大量属于跨地域的“故里”之争，显然行政区划爱莫能助。比如李白故里，就牵涉了两国四市，国内的分别是四川江油、湖北安陆和甘肃天水，国外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咱们那位著名的郭大诗人在《李白与杜甫》中开篇就说：“唐代诗人李白，以武则天天长安元年(701)，出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当然，那不是他“考证”出来的，但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传播作用，让托克马克人很有底气吧。

有意思的是，明朝的李贽先生就曾经评论过李白故里之争。倒不是他能预言后世的乱象，而是他那个时候，李白故里在哪显然也一度成为问题。事见《焚书》，由明朝三大才子之一杨慎的议论而起。杨慎认为，“(李)白慕谢东山，故自号东山李白。杜子美云‘汝与东山李白好’是也”；而“流俗本”妄改“东山”为“山东”，所以“刘昫修《唐书》，乃以白为山东人，遂致纷纷耳”。刘昫之前，显然是“流俗本妄改”之故。谢东山，即淝水之战中指挥淡定的谢安。今天中华书局标点后的晋刘昫《旧唐书·李白传》，开篇的确是这样写的：“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父为任城尉，因家焉。”但点校者对此进行了“校勘”，认为“李白中年时曾在山东住过，故杜甫诗中有‘汝与山东(原文如此)李白好’之句，元稹《杜子美墓系铭》遂以李白为山东人，《旧唐书》沿袭了这一错误”。这样看来，李白的籍贯山东说，始作俑者是元大诗人了。而沿袭这一错误的，显然不只《旧唐书》，宋人钱易的《南部新书》不仅认定李白是山东人，而且还找了不少“证据”。有趣的是，当下的“李白故里”之争却并无山东方面介入，他们没有揪住《旧唐书》的片言只字跟着起哄，是理性在起作用，还是自家连圣人都有好几个，文化资源丰富得很，根本不屑于此？

李贽接着杨慎的见解说话了：“蜀人则以(李)白为蜀产，陇西人则以白为陇西产，山东人又借此以为山东产，而修入《一统志》，盖自唐至今然矣。”那么，“李白故里”之争，看似在这个讲“文化”的时代才热闹起来，其实已经历史悠久。李老夫子说到这里，干脆打起圆场：“余谓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亦是天上星，亦是地上英。亦是巴西人，亦是陇西人，亦是山东人，亦是会稽人，亦是浔阳人，亦是夜郎人。死之处亦荣，生之处亦荣，流之处亦荣，囚之处亦荣，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处，读其书，见其人，亦荣亦荣！莫争莫争！”这里得明确一下，“亦是巴西人”的“巴西”，不是首都叫做巴西利亚的那个国度，而是指四川西部，“巴东三峡巫峡长”的那个“巴”。李白“故里”之争诚然超越了国界，但还扯不到南美。此外，李老夫子的议论快则快矣，但我真担心他的圆场弄巧成拙，所谓会稽人、浔阳人、夜郎人说在他是随口道来，却可能无端掀起风浪，给那几个根本没有覬觎之心的地方旋即抓到“证据”。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

《清稗类钞》载，康熙年间黎士弘在甘山当县官，“甘山各乡春秋赛会，均奉刘先主为案神”。这一年，“两乡之赛者，偶争道后先，互哄于县，控词称彼家刘备欺我家刘备”。黎士弘大笑之余，“各扑其首事而遣之”，并即兴填了一阙《洛阳春》：“笑杀两家刘备，空争闲气一身。且自不相容，还要桃园结义。多是小人生意，有何干系。轻轻十板各归家，还算县官省事。”今天对“故里”之争若要打“轻轻十板”的话，该由谁来出手呢？“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思”的究竟是哪里，只有寄望有朝一日能起之于地下问个清楚了。而倘若全都如此的话，不仅“地下”的古人要乱作一团，而且如子虚乌有的西门庆之类，其“故里”究不知问谁才好。

尽管“故里”之争是一种文化传统，但古今之争，性质截然不同。古代的大抵没出文化的范畴，今天盯住的是能带来多少经济利益。

(2010年1月12日)

屠夫

商务部近期发布了《全国生猪屠宰行业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5)》，提出到2013年，全国手工和半机械化等落后的生猪屠宰产能淘汰30%，到2015年淘汰50%，其中大城市和发达地区力争淘汰80%左右。这个消息传到广东，引发了争议声音。本地著名的“壹号土猪”的创始人不予认同，他说广东人的消费习惯是讲究吃新鲜，跟北方人习惯吃冻肉差异很大，手工屠宰杀出来就卖适应南方市场特点。

语云“大彘肥腴，祸之将及”，这里的“祸”，就是屠宰。屠宰业在旧时是一种比较低贱的职业，民间蔑称之“屠儿”。《后汉书·祢衡传》载，祢衡一度揣着张名片(刺)到处想找事做，因为“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导致“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有人劝他，何不去找找陈群、司马朗呢？祢衡说：“吾焉能从屠沽儿耶？”陈群、司马朗俱一时名士，查《三国志·魏书》两人传记，并未从事过祢衡所说的职业，而祢衡如此视之，正是蔑视二人。当然，无论何种职业，总有不能不令人轻蔑之人，屠夫之中，《儒林外史》里的胡屠户该是个典型。钱锺书先生引申认为，司马相如奉使归蜀之后，“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正酷似胡屠户之于“贤婿老爷”。但祢衡的轻蔑，属于毫无来由。

杀猪之外，杀牛的、杀羊的、杀狗的，历史上也均有著名人物。杀牛的除了《庄子》里的庖丁，还有个叫吐或坦的人，见于《淮南子》。曰：“屠牛吐一朝而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并且也提到“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劂”，亦在于“游乎众虚之间”。贾谊《新书》云：“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所剥割皆象理也。”一个上午杀牛的数目不尽相同，并不要紧，两作者的用意旨在借此说明凡事要“依乎天理”，依天理则“游刃有余”。狭义看“天理”，是牛的自然结构；广义地看，则应该是治国之道。借宰牛而言治国，因其固然，即顺

物自然。

杀羊的有战国时的楚人说。《庄子·让王》载：“楚昭王失国，屠羊说走而从于昭王。昭王反国，将赏从者，及屠羊说。”但这个以杀羊为生的说并没有受宠若惊，他说，您的国丢了，我也没了生意；现在您复国了，我重操旧业，“臣之爵禄已复矣，又何赏之有！”然昭王一定要赏他，屠羊说又说：“大王失国，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诛；大王反国，非臣之功，故不敢当其赏。”昭王为屠羊说“居处卑贱而陈义甚高”所感动，再三要“延之以三旌（三公）之位”。屠羊说更明确表态：“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贵于屠羊之肆也；万钟之禄，吾知其富于屠羊之利也；然岂可以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说不敢当，愿复反吾屠羊之肆。”如今不要说在该得的便是在非分的爵禄面前，又有几人抵御得了诱惑能做到像屠羊说这样心如止水呢？

杀狗的名人当推秦末跟着刘邦打天下的樊哙了，《史记》说他“沛人也，以屠狗为事”。张守节正义云：“时人食狗，亦与羊豕同，固哙专屠以卖之。”樊哙以项羽鸿门宴上的表现尤令世所熟知，屠狗，遂成为后世对位卑豪杰之士的指代，与祢衡的用意完全相反。

《汉书·陈平传》载，陈平没有发迹的时候，“为宰”，在里中负责分肉。因为分得“甚均”，引来父老赞叹：好啊，让陈孺子干这件事。陈平马上说：“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如果治理社会，同样能做到公平。《太平御览》转引王隐《晋书》载：“愍怀太子令人屠肉，已自分齐，手揣轻重，斤两不差，云其母本屠家之女也。”与陈平刚好调了个位置，要有天下了，却真的玩儿起分肉。《南史》载，东昏侯萧宝卷也是这样，“在宫尝夜捕鼠达旦”、“日夜于后堂戏马，鼓噪为乐”等等之余，“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这且不够，还要“开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设店，坐而屠肉”，至于百姓歌云：“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没一点儿正事可言。

《汉书·酷吏传》里有个严延年，“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流血数里，河南号曰‘屠伯’”。为《汉书》作注的颜师古在此引用邓展的

话说：“言延年杀人，如屠儿之杀六畜。”这里的“屠伯”，上升到了社会学意义，与纳粹时期的“××屠夫”大抵可以相提并论了。《桎史》中，秦桧欲拉拢状元赵逵，知其家贫而“家属尚留蜀”，乃使人“奉黄金百星”。赵逵“力辞之”，大家劝他不要惹老秦不高兴，赵逵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独何人哉！君谓冰山足恃乎！”吓得“劝者缩颈反走”。秦桧知道了，大怒曰：“我杀赵逵，如猕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尔耶！”还想当一回屠夫。诗人杨万里曾就秦墓上的牧牛亭题曰：“今日牛羊上丘垅，不知丞相更嗔不？”在阴间的老秦知道了，未知作何感想。

屠宰纲要出台之后，广东一名猪肉批发商表示，比起限制屠宰方式，政府的监管重点更应放在环保方面，只要污水处理、食品卫生等做得达标，小屠宰场也应该允许生存下去。的确，百姓要吃放心肉，理会的并不是屠宰方式。

(2010年1月19日)

照镜子

1月19日，东北大学举行了自主招生举行了面试考试，令考生认为最蹊跷的是“照镜子”这道思辨题，不少人坦言蒙住了，没有答出来。当然，也有的从“以铜为镜、以史为镜”等谈起，更有考生想到了猪八戒的“里外不是人”。

照镜子，是一道饶有趣味的题目。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寻常动作，蕴涵着许多情趣乃至哲理。《太平广记》有一则“不识镜”，说“有民妻不识镜”，老公买回一块，她照了一下，“惊告其母”，以为老公又带了个媳妇回来。她妈妈也照了一下，更惊讶了，他怎么连亲家母一起带来了？《管锥编》转引的一则与之类似，村人去买奴，在市场的一面镜子里看到自己，“误为少壮奴”，结果把镜子买回来了；父亲照了一下，“怒子买老奴”；母亲抱着小女儿看了看，惊诧“买得子母两婢”。找女巫来看怎么回事，结果镜子摔成两半，“师婆拾取，惊睹两婆”，